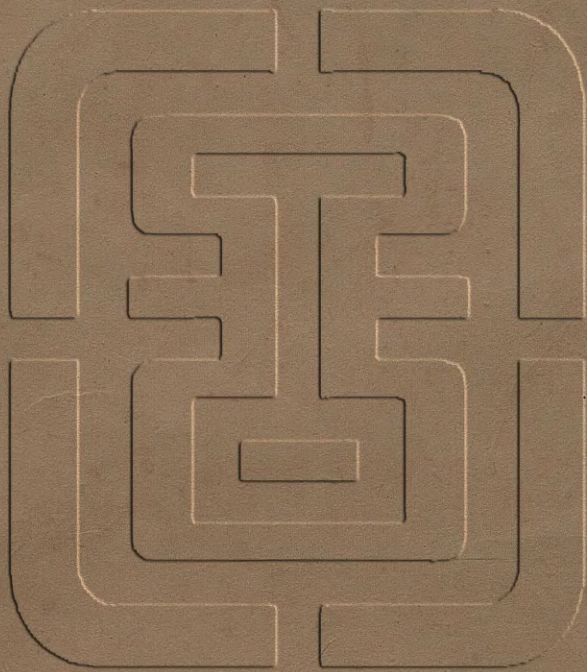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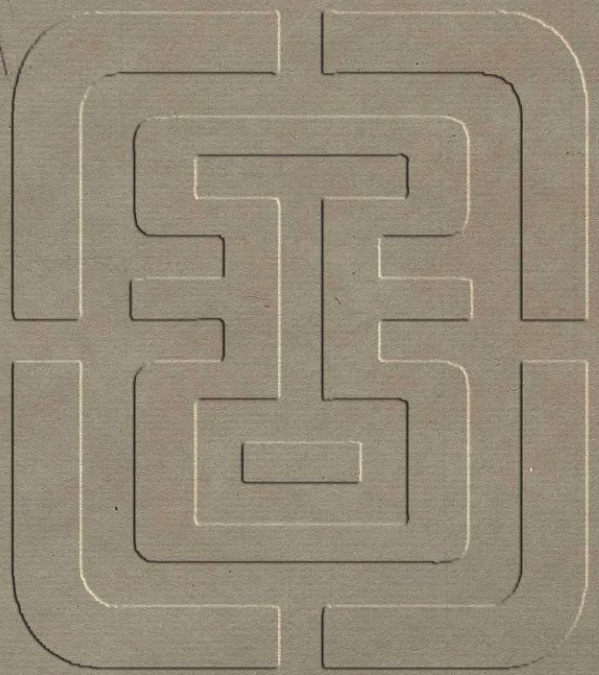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古100  
564.1  
4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

跋尾十四

唐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唐薛收碑

唐崔敦禮碑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唐李靖碑

唐辨法師碑



唐蘭陵長公主碑

唐清河公主碑

唐趙弘智碑

唐登封紀號文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元碑

唐于志寧碑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唐碧落碑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唐阿史那忠碑

唐明徵君碑

唐黎尊師碑

唐李勣碑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唐少姨廟碑

唐啟母廟碑

唐房元齡碑

唐高士廉瑩兆記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

金石錄 卷二十四  
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  
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爲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  
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  
序述前世遺蹟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右唐萬年宮碑陰者高宗自爲萬年宮碑詔宰相而下  
皆題名於其陰予每覽此碑見長孫無忌褚遂良許敬  
宗李義甫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善惡如水  
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  
長而天下治若兼收竝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

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  
所以責高宗也

唐薛收碑

右唐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異  
同唯收之卒諡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據唐  
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盈川集載炯所爲元超  
行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爲名爾

唐崔敦禮碑

右唐崔敦禮碑按新唐史列傳云敦禮字安上而宰相  
世系表則云名安上字敦禮今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

史及碑皆言敦禮本名元禮高祖爲改名焉其孫兢墓誌亦云名敦禮蓋疑其以字行爾又世系表其末載崔氏爲宰相者二十餘人而獨不著敦禮乃其闕漏也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右唐贈左僕射楊達碑達觀王雄弟也煬帝時官至納言卒贈吏部尚書唐顯慶中以武后外祖父加贈左僕射官爲之立碑以隋書列傳考之時有異同傳云字士達而碑云字叔莊傳云年六十二而碑云年六十五皆當以碑爲正又傳云諡恭而碑云諡懿予集錄有李嶠所撰武后母墓碑亦云諡爲恭與傳合未知孰是也

唐李靖碑

右唐李靖碑集古錄云靖之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爲世襲刺史後雖不行史宜書而不書者闕也余按新史長孫無忌傳載無忌以下授世襲刺史者凡十四人姓名具存蓋其事已見於他傳則於本傳似不必重載也

唐辨法師碑

右唐辨法師碑薛純陁書歐陽集古錄云純陁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爲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然亦不傳於世集古所得純陁書祇此而已余按法

書要錄云薛純隨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隨當時真知名矣余又得純隨八分書比干碑歐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隨同時有薛純曹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隨絕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姓名多如此耳

唐蘭陵長公主碑

右唐蘭陵長公主碑李義甫撰據唐書列傳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而碑云第十九女蓋傳誤也

唐清河公主碑

右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

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知節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惟公主列傳作懷亮非是唐史一書而首尾自相乖戾者甚衆非特此也

唐趙弘智碑

右唐趙弘智碑云弘智字處仁而史不載又云自太子舍人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博士檢校吏部郎中尋爲越王府長史兼檢校吏部侍郎遂轉黃門侍郎舊史亦云累遷而新史直云由太子舍人拜黃門侍郎爾又弘智爲國子祭酒嘗領東宮賓客而新舊史亦皆不載

唐登封紀號文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厓刻於山頂其一字差小立於山下然世頗罕傳政和初予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諱碑

右唐竇德元碑以唐史本傳考之其事多合惟德元爲御史大夫攝吏部禮部度支三尚書遂遷大司憲史皆不載又其弟德遠史云封樂安男而碑作樂平當以碑爲正

唐于志寧碑

右唐于志寧碑以考唐史列傳其微時所歷官吏多不書今亦不復錄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爲清河縣長而傳云爲寇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遷兵部郎中授蒲州刺史不赴後爲衛尉卿判太常卿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遷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史云自侍中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考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爲同中書門下參謀朝政皆史家之誤又案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知政事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

事入銜而獨無參謀朝政之名蓋惟見於此爾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右唐顧君墓誌已殘闕亡其前一段以事考之蓋顧允也允高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司文郎中卒名姓附見唐書令狐德棻傳其子琮仕武后為宰相今此誌但云第六子琮等而無琮豈當時官未顯故不載歟

唐碧落碑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黃公譔所述或云陳遺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竝言李陽冰見此碑徘徊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

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

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

人以大象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

冰遠甚也

案李綽尚書故實云絳州碧落碑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遺玉

作惟玉與此異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右唐阿史那彌射碑彌射本西突厥嘗歸朝後伐龜茲

為蘇海政所殺舊唐史紀彌射事甚詳多與碑合而新

史所書甚略如高宗朝冊為崑陵都護興昔亡單于皆

不載碑云單于諱某字彌射而缺其名不書史但言名



彌射豈作碑者為緣飾之乎

唐阿史那忠碑

右唐阿史那忠碑唐書列傳云忠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今此碑當時所立題云阿史那府君之碑而元和姓纂亦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為史疑傳誤也唐太宗親撥隋亂卽位未幾遂致太平其好賢樂善蓋出天性故一代豪傑皆樂為之用如忠之徒出於降虜亦皆立勳本朝著名後代雖云太宗天資英睿絕人甚遠至於輸忠盡節衆賢之助亦多矣嗚呼盛哉

唐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明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伎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唐黎尊師碑

右唐黎尊師碑題云盧子昇字照鄰撰按唐史盧照鄰字昇之與此碑不合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爾至以子昇為昇之則疑史之誤

唐李勣碑

右唐李勣碑按唐史太宗屬疾出勣為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今以碑考之其除洛州乃在太

宗朝高宗卽位授開府儀同三司爾又新舊史皆云勳年八十六而碑云年七十六碑高宗自撰其所書官爵年壽皆可信不疑也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右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陽翟侯者褚遂賢也元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遂賢一子兼藝爲永州司功今此誌云二子兼善兼愛而無兼藝兼善兼愛二子姓纂唐史漏落庸有之惟兼藝墓誌不書者何也豈非唐表誤乎

唐少姨廟碑

右唐少姨廟碑楊炯撰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也余按淮南子云塗山氏化爲石而生啓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爲塗山氏之妹廟而祀之其爲淺陋尤甚蓋俚俗所立淫祀也炯旣載之於碑又遂以爲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唐啓母廟碑

右唐啓母廟碑崔融撰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其說可謂怪矣然

漢武帝幸緱氏至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列於詔書則固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漢書皆具載其語而融又文其事於碑流俗安得不惑乎自古荒誕之士喜爲奇詞怪說以欺世眩俗學士大夫能卓然不惑者蓋鮮如啓母化爲石伊尹之母化爲桑事尤不經難信然由古迄今未有非之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攻乎異端也歟

### 唐房元齡碑

右唐房元齡碑文字摩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名姓殘闕者褚遂良也按

舊唐史云元齡名喬字元齡而新史乃云名元齡字喬今碑所書與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云元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 唐高士廉瑩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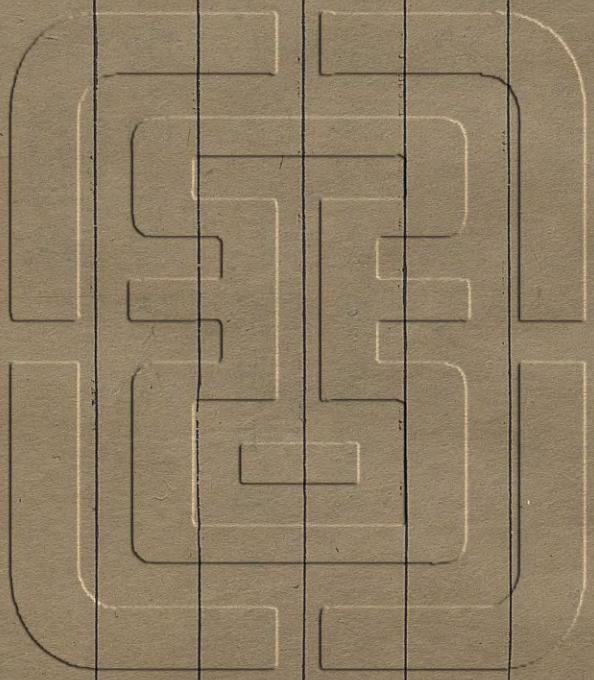
右唐高士廉瑩兆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士廉父名勵而北史作勸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姓纂轉寫誤耳碑許敬宗撰趙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

命臨蘭亭序者

案何氏焯云此碑今所存僅百餘字趙

益六年滅矣書法兼歐虞之長與蘭陵公主碑爲近

###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



金石錄卷第二十五

跋尾十五

唐偽周

唐褚亮碑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

案目錄題作周

周武后昇中述志碑

周武后封中嶽碑

周昇仙太子碑

周大雲寺碑

周武士護碑

周孔昌寓碑

周崔敬嗣墓誌

唐祝府君碑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後周宇文舉碑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唐中興聖教序

唐聖教序碑側

唐徐有功碑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唐脩封禪壇記

唐褚亮碑

右唐褚亮碑唐書云亮杭州錢唐人而碑云晉南遷家  
于丹楊按元和姓纂自有錢唐褚氏與亮族系不同唐  
史蓋失之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右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按唐史循吏傳賈敦頤敦  
實相繼為洛州刺史有惠愛郡人皆為刻石號棠棣碑  
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制書有云三川之  
境是稱都會六條之寄允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頤體  
業強正識用優拔蓋其名乃敦蹟也又武后實錄敦實  
傳中亦作敦蹟以此知唐史傳寫之誤又按法書要錄

此碑王知敬書以知敬所書他石刻較之字畫不類未  
知果知敬書否也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右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云徐始以夫恩封渤海縣  
君尋加渤海郡夫人最後以子恩封渤海太縣君按本  
朝之制婦人既封郡君或郡夫人再以子貴加恩則直  
封為郡太君郡太夫人不復為縣太君矣今徐既以夫  
貴封夫人後以子恩纔封為太縣君蓋一時之制如此  
又不曰縣太君而曰太縣君與今名號亦異也唐世婦  
人封邑次敘史家不載偶見於此志耳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孫書字畫頗佳之孫之問弟也兄弟皆小人之孫奴事武三思三思五狗之孫乃其一以此知書特小技苟非其人亦何足貴哉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右唐襄州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其前題魯大司寇贈太師宣尼父孔諱廟堂碑銘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為孔子廟碑而斥其名何哉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右唐岑子輿墓誌云君諱子輿字安道南陽棘陽人也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按元和姓纂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獻義仲翔仲休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弟獻前太子典膳郎次弟義前成均監主簿而無仲翔仲休墓誌既云獻義等則不載仲翔仲休容有之惟子輿乃曼倩長子姓纂與世系表當書而闕者何也

唐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

右唐醴泉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顏真卿書按魯公雖嘗為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

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云碑雖建於長壽中至魯公為尉重書而刻之未可知也

據新史紀傳魯公以貞元元年被害年七十六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歿於興元元年年七十七疑新史誤

### 周武后昇中述志碑

右周武后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 周武后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闕書撰人名氏皆不可考然

驗其筆蹟蓋薛稷書也

### 周昇仙太子碑

右周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諂諛者以昌宗為子晉後身故武后為葺其祠親銘而書於其碑君臣宣淫無恥類如此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 周大雲寺碑

右周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川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固



多有膺福筆蹟雖僅存然世亦未有稱之者如昌容等書遂不復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於不朽者果在德而不在藝也

周武士護碑

右周武士護碑武后時追尊士護爲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爲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閒談載李德裕言昔爲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護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闕者以此知小說所載事多荒誕

不可信類如此

周孔昌寓碑

右周孔昌寓碑載其世系甚詳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沖沖生大司農侃侃生祕書監滔滔生江夏太守俟俟生宋尚書左丞幼幼生尚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陳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隋祕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唐以前士人以族姓爲重故雖更千百年歷數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亂在

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豈不可惜也哉故余詳錄于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按此碑及梁史皆云休源沖八世孫而元和姓纂獨以爲七代孫誤矣

周崔敬嗣墓誌

右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威考表而元和姓纂以威爲誠表爲儀表又新唐書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官吏多不爲禮光遠祖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今以墓誌

考之敬嗣武后時實爲房州刺史然墓誌載敬嗣長子悅次子協而無名汪者而姓纂亦云悅生光遠然則以悅爲汪蓋史誤也敬嗣卒於證聖元年中宗反正其歿已久屢遷他人官而不悟可謂昏矣

唐祝府君碑

右唐祝府君碑府君諱緜欽明父也碑欽明自撰今南京有漢祝睦兩碑其一言君兆自重黎祝融苗胄其一言其先高辛余按諸書重黎祝融皆帝高陽之後帝堯高辛之子也睦碑旣云出于重黎祝融又云出于高辛自相牴牾莫可究考而此碑引世本氏姓篇云祝氏軒

金石錄 卷二十一  
轅之後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于祝帝  
堯之後于薊樂記云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  
蓋以黃堯本下闕同出有熊由此史傳相交祝薊互舉  
參考世本馬遷近之然司馬遷史記於族系多采世本  
不知世本果可盡信否蓋君子于學有所不知闕焉可  
也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右唐唐宗碑云君諱宗字徵仁而唐書宰相世系表云  
名世宗碑又云祖諱子政而世系表作二政皆當以碑  
爲正宗宰相休璟祖也仕隋爲朔方郡丞行郡守事大

業末爲賊梁師都所殺神龍中贈秦州都督

唐工部尚書姚疇碑

右唐姚疇碑按新唐書疇列傳云爲夏官侍郎坐族弟  
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官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  
改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卽真轉都督廣循等  
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替還仍以前累重貶桂  
州又疇爲宰相時嘗爲西京畱守而史不載疇以妖妄  
諂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于官職闕漏不可不  
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疇微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略  
今皆不復載云

後周宇文舉碑

右後周宇文舉碑盧思道撰神龍中其曾孫敞追建以  
後周書考之官闕事迹多同惟碑云公諱舉字神舉而  
史但言名神舉而已又史云其曾祖名求男而碑止言  
名求史云祖名顯和而碑止言名和亦皆不同其卒也  
史云宣帝以宿憾殺之而碑稱遘疾薨疑作碑者爲諱  
其事當以史爲正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  
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

刻見於今者絕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右唐崔兢墓誌云公諱兢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按舊  
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元和姓  
纂新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今以墓誌考之其家世  
及名位皆合惟不著其名而以明爲貞者皆唐史及姓  
纂之闕誤也

唐中興聖教序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爲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  
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真

金石錄 卷二十一 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爲御史後坐誅翦皇族廢

唐聖教序碑側

右聖教序碑側云則天嘗得玉冊上有銘十二字朝野不能識義淨能讀其文曰天冊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證聖元年五月上之詔書褒答按宋莒公紀年通譜武后以證聖元年九月受天冊金輪聖神之號故大赦改元先是司籙局人於水際得石函有玉冊云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故改元協瑞其文與義淨所載小異云余嘗謂義淨方外之人而區區爲武后稱述符命可

笑也然陶弘景號稱一代高士在梁武時亦屢上圖讖豈獨義淨也哉

唐徐有功碑

右唐徐有功碑徐彥伯撰以新舊唐史考之其本末皆同惟舊史云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碑云三年卒年六十八新史亦云年六十八與碑合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頌撰顏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父名惟貞字叔堅嘗爲太子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學顏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又稱叔堅受筆法於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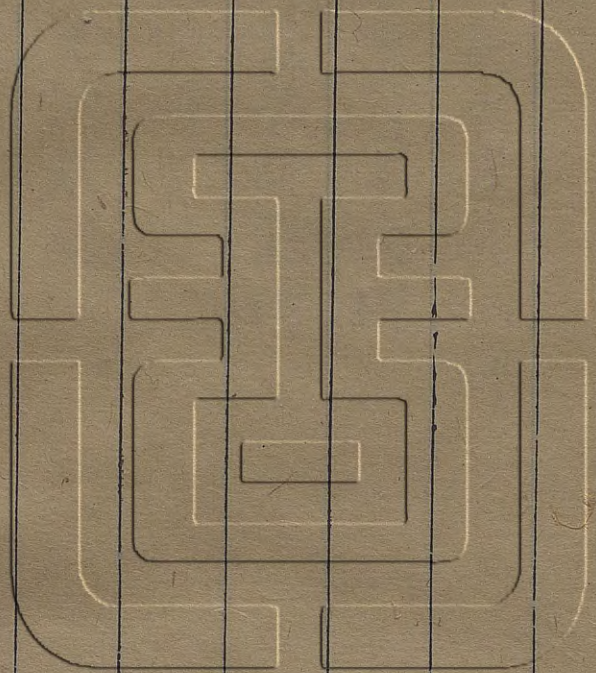
殷仲容氏特以草隸擅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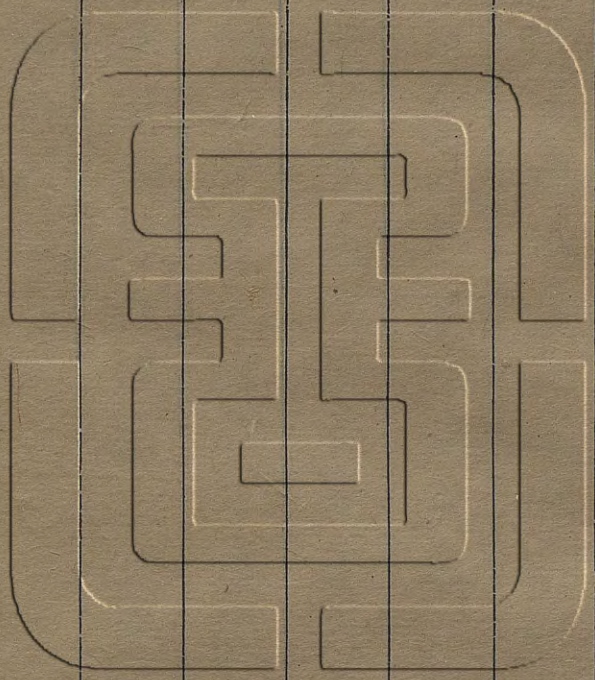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右唐劉延景碑延景女為睿宗妃生讓帝者碑云夫人房氏以景雲元年贈沛國夫人二年歲次丁亥附窆於延景之墓按睿宗以景雲元年六月即位改元歲次庚戌明年歲在辛亥而碑作丁亥誤也碑載延景四子溫玉承顏璵琪而元和姓纂以璵為瑗蓋姓纂之誤

唐脩封禪壇記

右唐脩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雲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為小楷尤工妙可喜云





金石錄卷第二十六

跋尾十六

唐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唐雋州都督姚懿碑

唐盧懷慎碑

唐琅邪王沖墓誌

唐予元觀尹尊師碑

唐河侯新祠頌

唐郭知運碑

唐大雲寺禪院碑

唐六公詠

唐涼國長公主碑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唐王方翼碑

唐龍角山紀聖銘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唐蕭灌碑

唐楊歷碑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唐南嶽真君碑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唐孝義寺碑陰記

唐景陽井銘

唐代國長公主碑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唐解琬碑

唐贈兗州都督裴守真碑



唐屯留令邢義碑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按唐史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光遠之祖敬嗣為刺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乃用其子余集錄有光遠祖墓誌其卒在武后朝此碑敬嗣蓋中宗時誤遷官者也而碑乃云景龍元年有制追不時至中宗對宰相稱其姓名三令使者趣之及謁見即日拜羽林將軍二說不同豈中宗既召見乃悟其非是歟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右唐王洎碑洎王仁皎父也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名文洎而碑云名洎字文洎疑碑是案末三字從葉本謝

本作云

唐雋州都督姚懿碑

右唐姚懿碑懿崇父也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豈非以字行乎懿隋末唐初入仕至雋州都督開元間崇為宰相立此碑

唐盧懷慎碑

右唐盧懷慎碑蘇頲撰其敘懷慎官闕甚略云公諱德慎字懷慎而史不載其字又云上因時鄂杜北望京國

案別本時作游國作闕歸然有公之別廬抵其宅室甚陋據此所

書乃明皇嘗親幸其第而史云馳使問之非也史云懷

慎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

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蓋謂楊李

也果如此懷慎可謂先見然獨新史有之舊史不載按

懷慎以開元四年卒是時明皇新即位登用賢俊銳於

為治之時也乃云享國久倦於勤何哉疑初無此事蓋

唐史喜取小說所載故事多謬誤以此知是非去取秉

史筆者豈可不慎

唐琅邪王沖墓誌

古唐琅邪王沖墓誌沖越王貞子也中宗遷房陵貞與

沖謀反正舉兵未幾父子皆敗開元六年始詔陪葬昭

陵武后革命毒流海內而唐之宗室被禍尤甚沖父子

特畏誅翦故舉兵爾非有他謀也倉卒無援卒就夷滅

哀哉

唐予元觀尹尊師碑

右唐尹尊師碑郭謙光八分書謙光八分初不見稱於

唐人獨歐陽公盛稱之以謂不減韓蔡史李四家余因

訪求久之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錄焉

唐河侯新祠頌

右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按章懷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然其爲無所稽據則同也嗚呼自古荒誕之說惑人雖聰明之士猶或不免況庸人乎

唐郭知運碑

右唐郭知運碑蘇頲撰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唐書

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二公所爲碑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闕漏尚或有之英乂嘗爲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缺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余按代宗實錄云英乂知運季子而元載所爲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乂爲知運子無疑又按英乂碑云公以天寶二載筮仕蓋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碑所載諸子皆已有名位英乂時方孩幼且未從仕故碑不載爾余

又嘗得徐浩所為英傑碑有云移孝于忠二葉四將齊  
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闕漏者尚多不  
獨此三人而已

德宗實錄又有郭英幹云英又弟也

### 唐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  
雲經陳述符命遂令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  
詔改為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 唐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  
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書晚得石本入錄

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為一章狄丞  
相別為一章云

### 唐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蘇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新  
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窈字花妝傳云下嫁薛  
伯陽而碑云嫁温彥博曾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荆  
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為正

###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右唐泉君碑泉君者高麗蓋蘇文之孫泉男生之子也  
高宗時與男生同歸朝仕為衛尉卿按唐書及元和姓

纂皆云名獻誠今此碑乃云諱實字行於代而闕其字不書又姓纂云獻誠生元隱而碑但云名隱而已獻誠出於夷虜事跡無足考究錄之以見史傳所載名字異同耳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右唐趙元禮碑潘肅撰元禮趙麗妃之父本山東倡也明皇在潞麗妃以倡得幸後生太子瑛開元初元禮父子皆超遷至顯官其卒贈越州都督諡曰忠詔爲立碑稱述甚盛夫爵祿天下公器所以待有德與功者雖人主不得而私焉明皇昵于內寵擢用匪人至爲賜諡立碑尊寵如此使天下之士亦何所勸乎論者徒知明皇自天寶以後綱紀廢弛卒致播遷之禍不知其衽席無別履霜不戒所從來久矣

唐王方翼碑

右唐王方翼碑張說撰其事與唐書列傳皆合以校余家所藏燕公集本不同者二十餘字皆當以碑爲是也

唐龍角山紀聖銘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錄武德三年四月辛巳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朱鬣謂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汝祖也今年

平賊後汝當爲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歲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昂曰歸語天子我不食何煩祭爲高祖異之立廟於其地授善行朝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爲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汝當爲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謂怪矣然碑與實錄所載語頗不同文多不能備錄惟碑稱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旣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驛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郇州獻瑞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千萬日而實錄亦云郇州獻瑞石有文曰天下千萬其語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

錄云晉州爾老子其生以清淨無爲爲宗豈身沒數千歲而區區爲人稱述符命哉蓋唐太宗初起託以自神此陳勝所謂卜之鬼者也史臣旣載之於實錄明皇又文之於碑遂以後來爲真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并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原有數碑余盡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爲渭北節度使此碑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定所有顏魯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唐蕭灌碑

右唐蕭灌碑張說撰云灌為內直監以外艱去職當免喪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灌父喪當除其母無恙而過時不釋服不撤几筵豈禮也哉

唐楊歷碑

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父也紹京出於胥吏無他才能特以夤緣附會致位

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閹豎至以父事之而又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者有以見小人苟可以得利無不為也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右唐汝陽王長女墓誌寧王撰唐史及諸書汝陽王名皆為璉而此誌獨作淳誌寧王自作不應差誤按寧王諸子與元宗子名皆從玉疑汝陽先名淳後改為璉唐

史不載爾元宗諸子名初皆從水後改從玉也

唐南嶽真君碑

右唐南嶽真君碑有別駕賞紫金魚袋光大睦歐陽公  
云賞紫蓋今借紫之比余按唐制自有借紫借緋而又  
有賞紫賞緋蓋以軍功被賞者耳

案緋字別本俱作綠  
誤今從葉本改正

###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右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  
其前題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而姓名已殘缺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實爲此官  
然則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光祿  
卿駙馬都尉而姓名亦殘缺蓋嵩之子衡也

### 唐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徐陵爲孝義寺碑至開元二  
十三年徐嶠之爲湖州刺史再書而刻之因記其事於  
碑陰嶠之自云陵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年  
卒距開元二十三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孫  
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生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參軍則  
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爲陵五世孫以此碑陰  
所書可疑然其筆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爲特恐書碑時  
誤耳

### 唐景陽井銘

右唐景陽井銘文字摩滅後有記開元中江寧縣丞王



震撰震所撰記其前以爲序稱余莫知誰也其末乃云蓋隋煬帝之所製耳然則未知果煬帝之所製乎歐陽文忠公曰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不移者哉余以爲煬帝躬賊其父而奪之位其凶忍狂悖人神之所憤疾死蓋晚矣至於長惡不悛以亡其國乃所當然又何足議焉

唐代國長公主碑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以爲第五女蓋史誤碑乃公主壻鄭萬鈞撰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右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開元二十三年冬曦爲濮州刺史因明皇耕藉田致祭刊此文焉按樂史寰宇記仲山甫墓在雷澤縣西北一里墓前有祠堂石室而酈道元注水經成陽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聞疑書疑爾予嘗得其石室畫像上有八分書題云君爲從事時以字畫及衣冠人物驗之乃東漢時所爲決非山甫墓漢末仲氏爲成陽大族堯母碑陰題名數十人皆仲氏而廷尉定以下三碑尚存廷尉碑云聖漢龍興家於成陽孟府君堯廟碑云惟仲氏祖統

所出本繼于成周之胄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  
 功遂受封于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  
 擇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于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  
 之盛案魏謝本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  
 相里因氏仲焉蓋後人因仲氏葬于此遂誤指為仲山  
 甫墓其實非也

唐解琬碑

右唐解琬碑琬武后中睿朝為將有功新舊史皆有傳  
 所書事跡終始與碑多合惟碑與舊史皆云琬以開元  
 六年卒而新史以為卒于五年者誤也

唐贈兗州都督裴守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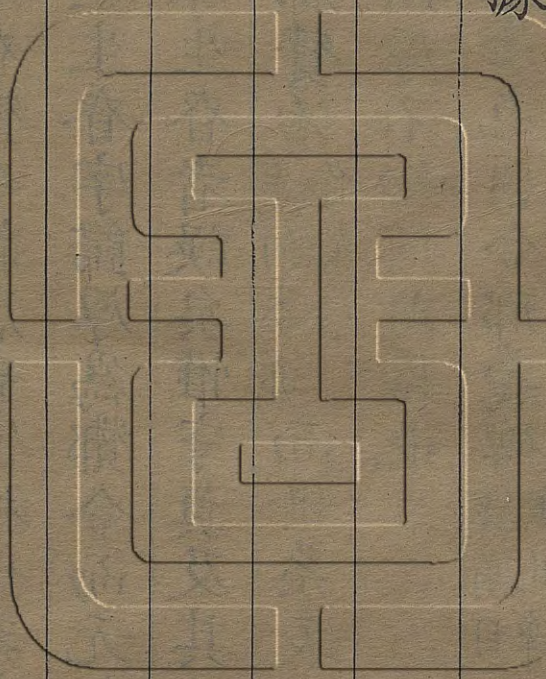
右唐裴守真碑云守真曾祖景周富平令祖正長平郡  
 贊持考脊鄴令新唐史宰相世系表云景生正隋散騎  
 常侍正生脊字歸厚為鄴令而元和姓纂乃云正生歸  
 厚歸厚生脊者誤矣惟守真及其子耀卿碑皆云正為  
 長平郡贊治案何本亦而世系表言為散騎常侍又云  
 脊字歸厚不知何所據也

唐屯留令邢義碑

案前目錄無此碑

右唐邢義碑義邢和璞父也元和姓纂云和璞父名思  
 孝為豐州都督而碑乃云公諱義字思義仕為屯留令

又姓纂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臧臧生元功元功生  
 思孝思孝生和璞而碑乃云元功之祖名子良皆當以  
 碑為據



金石錄卷第二十六

金石錄卷第二十七

跋尾十七

唐

唐八馬坊碑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唐淄州開元寺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唐唐儉碑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

唐金仙長公主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唐陳隱王祠堂記

唐崔潭龜詩

唐貞一先生廟碣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記

唐棣王琰墓誌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唐多寶塔感應碑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唐宇文灝山陰述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唐雲門山投龍詩

唐忘歸臺銘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唐呂諲祠廟碑

唐呂公表

唐玉真公主墓誌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唐八馬坊碑

右唐八馬坊碑郝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牧之制其詳如此錄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右唐王暕墓誌云父遂古皇駙馬都尉潁州刺史尚高安公主高宗大帝之女也按唐書高宗第二女高安公主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勗為武后所誅今此誌乃云名遂古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名字混殺難考遂

古豈非以字行乎

唐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于本寺後人移寘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闌楯以護之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繇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擇木八分書刻於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元琰列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譜牒猶班班可

金石錄 卷二十七  
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唐唐儉碑

右唐唐儉碑去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於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為據也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

右唐龍門西龕石像銘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於此

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而明  
皇區區方鍊丹以斬長生豈不可笑乎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右唐豆盧建碑云建其先慕容氏前燕枝族也九世祖  
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桀元和姓纂云慕容運  
孫北地王精之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  
孫萇生寧而北史寧傳云寧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  
授長樂郡守賜姓焉唐距北朝未遠氏族書完備士大  
夫人人能知其得姓之自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  
如此皆莫可考

唐陳隱王祠堂記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靈  
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靈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二年也  
其末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光入臣之歲者據紀年  
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二年斬縣令脩完祠  
堂至明年謂始爲記文爾又按唐書帝紀天寶二年十  
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尹裴敦復晉陵  
太守劉同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閏月令光伏誅今  
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實錄亦止言敦復等討令  
光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何所據也豈令光旣降

而殺之歟不然唐史誤矣

唐崔潭龜詩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謂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爲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唐貞一先生廟碣

右唐貞一先生廟碣貞一先生者司馬承禎也按新舊唐史及諸書皆云承禎字子微今此碑乃云尊師諱子徽字承禎初莫能曉後因見崔尚所撰天台桐柏觀碑乃言師名承禎一名子微云

唐陳畱尉劉飛造像記

右唐陳畱尉劉飛造像記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元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爲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而卒士子冤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爲不誣矣林甫妬賢嫉能出於天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險愎如此記在洛陽龍門山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唐棣王琰墓誌



右唐棣王琰墓誌按唐史琰坐厭魅囚於鷹狗坊以憂卒而誌云終于咸寧縣興寧里十六王之藩邸史云寶應元年詔復琰王爵而誌云存王削官蓋琰初未嘗奪王爵疑寶應詔書特還其官爾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右唐金城寺放生池碑書撰人姓名皆已殘缺據田槩京兆金石錄以為韓擇木書豈當概為錄時尚完好可讀乎其字畫奇偉非擇木不能為也

唐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置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爾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為友諒子今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為製碑

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唐宇文灝山陰述

右唐宇文灝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時必其兄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蓋亦有幸不幸也若懷則之書非見錄於余則遂泯滅於後矣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右唐姚奕碑奕崇子也新唐史云崇諡文獻而此碑及張說所撰崇碑皆云諡文貞蓋崇父懿已諡文獻父子罕有同諡者當以碑爲正

唐雲門山投龍詩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元默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壁於此山有瑞雲出於洞中有聲云皇帝壽一萬一千一百歲蓋天寶中元宗方

崇尚道家之說以祈長年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述奇怪以河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來世

可謂愚矣

唐忘歸臺銘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錄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竝在縉雲其篆刻比陽冰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者恐無是理若果爾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右唐路公遺愛表蘇源明撰新唐史列傳云路嗣恭字

懿範今此表乃云公名嗣恭字嗣恭然則唐史以為字懿範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呂諲祠廟碑

案諲舊訛作禋目錄作呂公

右唐呂諲祠廟碑衛密撰云上元紀歲之明年詔始置南都以荊州為江陵府命長史曰尹按元結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實錄皆云上元元年九月改荊州為南都獨此碑以為二年改恐誤

唐呂公表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誠奢八分不

多見余所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  
 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  
 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  
 辛卯諱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  
 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  
 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唐玉真公主墓誌

右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  
 元元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爾誌  
 又云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後改封

玉真進為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以昌興為  
 崇昌者皆其闕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而史以為卒  
 於寶應中亦非也此於史學皆至淺末不足道然著之  
 要見唐史多謬誤爾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  
 忠薦為劔南節度使案新唐書乃薦為蜀郡長史尹討南詔蠻大敗國

忠為諱之再薦為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

惟嘗表請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案新唐書國忠自請兼領劔南此似誤記及

為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

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為  
 國忠所忌賤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右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  
 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  
 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耳余皆得之其筆法亦  
 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七

金石錄卷第二十八

跋尾十八

唐

唐嚴浚碑

唐郭英义碑

唐潘孝子頌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唐贈太尉李愬碑

唐麻姑仙壇記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唐呂府君敕葬碑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

唐宋璟碑

唐宋廣平碑側記

唐放生池碑陰記

唐滑臺新驛記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唐杜濟墓誌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唐顏勤禮碑

唐顏默殘碑

唐開元寺僧殘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唐元結碑

唐張九齡碑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唐康日知墓誌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唐茶山詩并詩述

唐崔宗謝廣利方表

唐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為此官而碑末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為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剝落所存無幾惟有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云

唐郭英乂碑

右唐郭英乂碑元載撰按唐書百官志開元中增集賢待制官至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今此碑載英乂永泰元年實領此職余觀韋述所撰集賢注記開元天寶間凡隸名於集賢者皆一時文學之選蓋官以待制為名所以備人主顧問言語侍從之臣也今乃以武夫庸人參於其間可乎代宗之政其紀綱廢弛者多矣豈特此而已哉

唐潘孝子頌

右唐潘孝子頌崔稱撰孝子字季通與其父良瑗相繼有至行親喪皆廬墓大歷中宣慰使李季卿以聞有詔

褒美墳隴在今中牟縣祥符中章聖皇帝西祀汾陰過之詔有司封其墓且禁樵采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笞部人部人誣上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先假風憲然後按詰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將貽鼎鑊終能犯顏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昕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為錄之昕為有功從弟其忠厚之性固宜異於他人也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右唐顏喬卿碣在長安世頗罕傳或云其石今亡矣有朝士劉繹如者汶陽人家藏漢石刻四百卷以予集錄闕此碣也輒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裝標因為識之

唐贈太尉李愬碑

案目錄在一千八百五十五云文宗時立與此次序不同

右唐李愬碑李紆撰歐陽公集古錄云新唐書列傳載愬十餘子江風涵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愬子見於碑者十二人未嘗有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余按

穆宗實錄載源事首尾甚詳云愬被害源方八歲為賊



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七八年洛陽平父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自司農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竟辭不受又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薦源表其事皆同然則史不爲無據蓋疑其初名汶後改爲源耳又唐人袁郊撰甘澤謠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圓澤事頗怪誕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唐麻姑仙壇記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

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僞焉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歷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唐呂府君敕葬碑

右唐呂府君敕葬碑呂府君者名惠恭僧大濟之父代宗朝元載王縉用事宗尚浮圖之法大濟為帝常脩功德使殿中監故褒贈其父為兗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爵賞之濫一至於此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

右唐李峴遺愛頌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為宰相以歿歿後縣令蘇端刻此頌焉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琨嗣吳王父禕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列傳以為恪之孫誤矣

唐宋璟碑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為七耳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

平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愛頌案立頌在廣平為吏部尚書侍中時故疏云廣人以臣當國云云此當去時字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

金石錄 卷二十八 六  
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歟

唐宋廣平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仕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御花萼

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之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土番入寇陷於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畱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俾覽者得詳焉

唐放生池碑陰記

右唐放生池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百官之

金石錄 卷二十八  
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案葉本有縣字謝本無下並同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於此焉

唐滑臺新驛記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云不知作者為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興玉筋篆志後贊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之見爾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略以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為濛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為吏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唐杜濟墓誌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公以謂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爲真蹟而尚疑此誌何哉

唐重模廼陵季子墓刻

右吳季子墓刻自唐以來相傳爲孔子書大歷中蕭定再模而刻之余覽史記家語及秦漢以前諸子凡孔子與學者談議問答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說實非出於聖人附託書之者固有之矣況於季子之賢

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略不見稱於前世至唐而始傳也又碑銘始於東漢孔子時所未有而其字畫乃故爲奇怪以欺眩世俗者非孔子書無疑蓋好事者僞爲耳故余特爲錄之以解來者之惑後有博識之士當以余言爲然

唐顏勤禮碑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爲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摩去其銘文可惜也

唐顏默殘碑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潁州人家以其石為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同容季見而識其為魯公書因摹本以傳深父為文以記之默仕晉為汝陰太守故大歷中魯公追建此碑於汝陰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入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之為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為賦詩今其石尚藏汶上長文家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唐元結碑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禘而家錄作善禘未知孰是也

唐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錄云按唐書

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有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異同至於年壽官爵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爲是今考之徐浩撰碑時爲嶺南節度使在大歷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敦慶元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爲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右唐史繼先墓誌徐浩撰云公諱繼先字繼先夏后氏

之苗裔殷時遷於北土曾祖牟兩可汗祖墨啜可汗諱瓊父墨特勒諱逾輪肇歸皇化封右賢王又云繼先元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酒泉郡太守河西節度副使肅宗初知神武軍事賜姓史氏其後爲右神武將軍封潁國公卒於建中元年按唐突厥傳載墨啜子孫事甚略麤可見者云命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討毗伽可汗其歸朝及繼先賜姓等事史皆無之又史云默啜而墓誌作墨史云墨特勒爲左賢王而墓誌作右賢王皆當以墓誌爲據元和姓纂紀史氏亦不載繼先名姓故詳錄之以裨唐史及姓纂之缺漏云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右唐不空碑唐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老之徒亦皆享高爵重祿故不空始為特進大鴻臚封肅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與是異矣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元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為立碑通元兄弟於陸贄謗毀詆排無所不至至為朝恩碑則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唐康日知墓誌

右唐康日知墓誌李紆撰唐書日知傳云祖植開元中為左武威大將軍而誌云祖諱石生傳云日知終晉絳節度使而誌云卒於左威衛上將軍傳云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而誌云為檢校兵部尚書其卒乃贈僕射紆與日知同時人墓誌所書宜得其實也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右唐辛京杲碑按元和姓纂載辛氏云懷節生言為都水使者言生雲京京杲而碑乃言懷節生思廉為左驍衛大將軍公即大將軍之愛子金城郡王之從父弟新



金石錄 卷二十八  
史所書亦同金城郡王卽雲京也然則姓纂以京杲爲言之子雲京之同父弟誤矣

唐茶山詩并詩述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爲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恕已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用杞爲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於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迫於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於贄則一斥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

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爲碑陰述高所歷官甚詳云大歷中從其父贄皇公辟爲丹陽令再表爲監察御史浙西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爲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使其貶韶州時實爲中丞而其爲中丞與湖州刺史傳皆不載今併著之以證唐史之誤

唐崔宗謝廣利方表

右唐崔宗謝廣利方表德宗貞元中自著方書號貞元  
 廣利方頒之郡國宗時為同州上表稱謝德宗信任姦  
 臣毒流天下而區區欲以醫方救民疾苦可謂婦人之  
 仁矣

金石錄卷第二十八

金石錄卷第二十九

跋尾十九

唐

唐義興縣重脩茶舍記

唐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

唐顏杲卿碑

唐乘廣禪師碑

唐般舟和尚碑

唐韓退之題名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唐彌陀和尚碑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唐劉統軍碑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唐贈司空于夔碑

唐左常侍薛苹碑

唐呂元膺碑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唐黃陵廟碑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唐絳守居園池記

唐柳州井銘

唐澠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唐西平王李晟碑

唐烏重諱碑

唐李祐墓誌

唐令狐公先廟碑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案目錄不見

右唐義興縣新脩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甜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翫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

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使王公碑其名已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云贈右僕射傳為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為范陽人非也

唐顏杲卿碑

右唐顏杲卿碑真卿撰元和中舊石刻缺其甥盧佐元

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元宗知之  
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山太守杲  
卿為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追赴京而以賈深  
為司馬新史所書亦同蓋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  
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宗俄見夢  
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  
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跳而前案葉本  
髮下有  
箱字謝  
本無夫人方駭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  
載亦簡畧杲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  
之語可信不疑故盡錄其事於此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為金石錄頗以唐賢  
所為碑版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錄才數篇最後得  
此碑以校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歲久轉  
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般舟和尚碑

案目錄  
不載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  
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  
大小不同然筆法絕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  
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  
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遊者所書耳世  
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  
公集古錄以爲非偽未叔平生爲文宗師退之且力詆  
釋氏而獨信此書何邪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  
皆當以石本爲是今畧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父  
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

左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  
本作指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爲已後  
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  
甚衆畧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適書碑側題云元  
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  
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

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為就子姓纂元和中脩是時元衡為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余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乎當俟別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均撰張弘靖書政和中與柳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大名尹所毀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載皇祐中王沂公曾之弟子融侍郎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旌賢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額皆歸登書非明皇所題疑子融所上乃明皇書裴光庭碑爾耀卿光庭二碑皆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系表作煥之而碑乃字子煥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碑乃云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碑字畫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本

金石錄 卷二十九  
校之時有異同皆當以碑爲是惟敘其世系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爲太原晉陽令遂著籍太原之陽曲今此碑乃未考令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旣言陽曲之別縣公祖遷則其爲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時所立其諸子皆在不應差其世次而錯繆如此莫可曉也

唐興元節度使裴玠碑

右唐裴玠碑晉公裴度撰碑已斷裂其姓氏磨滅不可識云公諱玠字連城以事考之蓋裴玠也玠元和中爲興元節度使以疾歸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云五代祖疎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天山郡公因留爲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爲糾乎疑傳寫誤耳又新舊史皆云綽玠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爲正

唐贈司空于夔碑

右唐于夔碑集古錄載夔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躬撰疑夔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錄中偶無之當俟訪求

唐左常侍薛苹碑



右唐薛革碑唐史列傳云革父順爲奉先尉而此碑及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

唐呂元膺碑

右唐呂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字孟淳新舊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爲岳鄂觀察兼中丞爾其卒也舊史云諡曰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爲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蓋田弘正之兄融碑也弘正帥魏博詔以融爲相

州刺史使之相近唐史稱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聯中融怒退杖之故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其後弘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於軍旅其智畧皆過人如弘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真一代豪傑也碑爲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摩滅不可識其筆蹟頗佳

唐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

右唐祕碑與新唐史所載事蹟大畧皆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禮科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卒

金石錄 卷二十九  
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諡曰昭而新史云諡曰肅後更諡懿碑不載其諡莫知孰是也

唐黃陵廟碑

右唐黃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摩滅不可讀此本蓋七八十年前舊物字畫完好可寶也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爲人妄加讐校而此碑人家尚時有之故訛謬爲少然退之自潮移袁入爲國子祭酒實三年而碑去三十年蓋書碑者誤爾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辭

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唐絳守居園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爲文者雖務爲新語然未嘗有意於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爲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唐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僞爲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爲善又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澱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金石錄 卷二十九 九  
右唐高公德政碑王起撰按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二年以鄆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澠州長慶元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殘缺當爲元年蓋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爲裴度牙將後至邠寧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摠孫憑恕憲愬懿聽基慤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偁偕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

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聰摠憑懿四人而孫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案孫已見墓碑疑此處有誤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爲正

唐烏重諱碑

右唐烏重允碑新唐史列傳云重允爲橫海節度使討王庭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爲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允爲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允爲橫海節度也長慶元年

徙為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改天平軍四年就拜太子太保文宗踐極真拜門下平章事頃之同中書為司徒餘如故蓋重允之罷橫海即移鎮興元未嘗拜太子太保而其為太保實帥天平又其帥興元時未嘗兼宰相至文宗即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錄所書畧同皆可以正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祐列傳云祐為夏綏銀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重葉作仲未幾轉太子少詹事

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累擢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

川節度

葉節度下有使字

復云歷帥夏綏銀終右龍武統軍贈

尚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祐以平

蔡功超授左神武將軍從徐州李愬平李師道遷左金

吾衛將軍帥綏銀夏遷戶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

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止此矣蓋

未嘗為少詹事帥涇原領劔南節度也不知史何所依

據又誌云卒於滄景而傳言終龍武統軍誌云贈司徒

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據

李愬傳言吳秀琳之降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

金石錄 卷二十九  
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於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爲所擒今誌乃言祐潛布款誠於愬且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髮以爲解不然妻子之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油至唐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於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卽署爲都知兵馬使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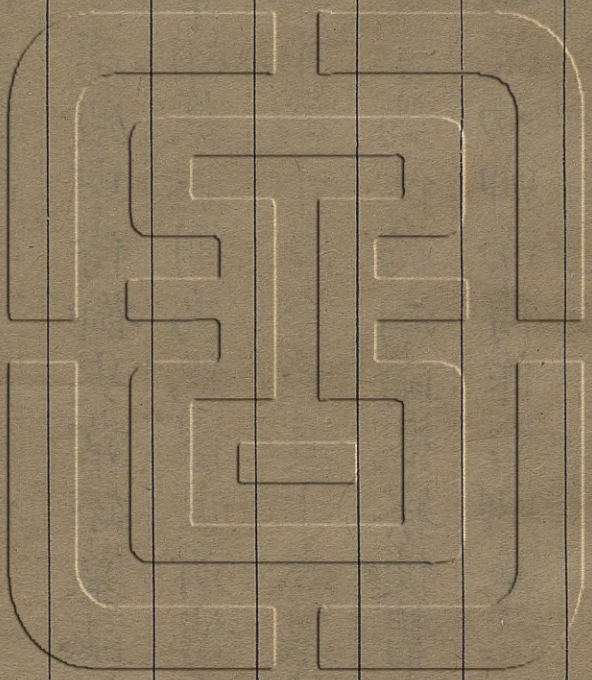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盈而碑本躬作躬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躬躬然如畏徐廣云躬躬謹敬貌也出三倉後人不知躬字所出遂改爲躬誤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右唐韋翊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禹錫集本四十卷今亡其十卷墓誌皆缺非獨此一篇也翊有子詢仕爲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翊父幼卿而傳作台卿墓誌云翊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九



金石錄卷第三十

跋尾二十

唐 五代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唐丞相崔羣碑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碑

唐贈太師崔倕碑

唐相國李涼公碑

唐牛僧孺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唐贈司徒薛平碑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記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瘞鶴銘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遺教經

唐冰清琴銘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漢重脩高祖廟碑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周文宣王廟記

日本國誥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苻而碑作苻以姓氏書考之琅邪苻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後爲啓所滅奔西戎代爲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爲苻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瑤皆封邑於琅邪豈書碑者誤以苻爲苻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於卒伍無他才能其爲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芥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羣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爲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羣碑

右唐崔羣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譌闕處多其可考者羣爲武寧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爲吏部尚書以卒而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



以碑為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是時皇甫鏐方有寵羣力排其姦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錡夫以羣之賢憲宗之明然讒聞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終始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跡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摩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與唐史所載事跡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爾

唐贈太師崔倕碑

右唐崔倕碑據新唐史倕子邠傳云倕位吏部侍郎今以碑考之倕仕至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爾蓋傳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闕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載石所歷官甚略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巡邊使又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荆南節

度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餘如故皆當以碑爲正

###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卽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言遷爲少師亦不言其爲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爲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畱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神策軍爲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涇原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爲許州牙將從李光顏平蔡及爲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爲正至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史官嘗得此碑以訂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於會昌六年年六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中節度使以疾爲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卽位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爲東都留守數月罷以本官分司而史不載宣宗時爲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畱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爲正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據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元裕祖名魁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彪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據唐史列傳平爲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歷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爲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卽位拜檢校司空寶歷元年朝京師

金石錄 卷三十一  
換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爲檢校司空節度河中  
文宗卽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於魏而敬宗時入  
朝所拜官吏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爲金  
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降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  
公俯伏拜受及再爲滑臺以爲當之矣後爲平盧乃驗  
焉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閒故陳無  
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  
文字摩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明白予因求得之碑  
殘闕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嘗  
讀春秋問康佐閣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李訓  
訓遂進翦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病罷爲兵部侍郎  
甘露之禍李訓實啓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學  
侍講備顧問而喑默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  
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

谿谷之勝舊爲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  
唐史宦者傳載宣猷爲福建觀察使中官多聞人宣猷  
每歲時遣吏爲上冢當時號爲勅使墓戶因此除宣城  
夫疏泉石種樹藝草窮登覽遊觀之勝此山林獨往之  
士遺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諂諛附會  
盜竊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陽公集古錄云碑有子五人  
載戮戡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  
又有威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  
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戮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  
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爲戮墓誌云公  
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戡公於次爲第二與綱所撰碑正  
合然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綱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  
不謬而其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虎  
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  
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爾其間二十八行字  
畫不類蓋舊本不完國初時人爲補足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予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

案金石文字記云此銘字體與許長史舊館壇碑正同當是梁陶弘

景書無疑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羣公泛舟詩在潤州瘞鶴銘旁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工曹掾而不見其名詩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唐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萑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於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作爾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公為進士時所畜爾

唐冰清琴銘

右唐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於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跡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爲蘇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爲中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弄權九有蕩析公黜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洎爲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沒

已遠事得於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漢重脩高祖廟碑

右漢重脩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故正字陳無己爲余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

八分書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於次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石磬銘徐鍇撰并小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爲王臣者誤矣

周文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爲漢湘陰公從事周祖徵爲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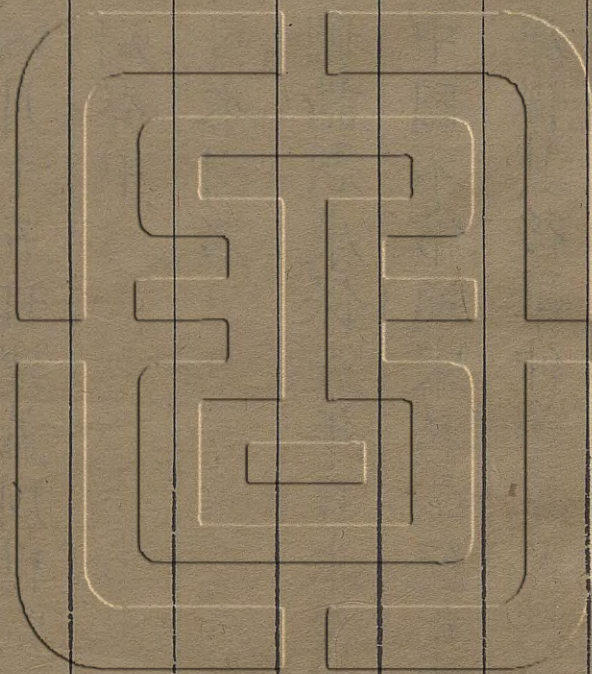
戶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爲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泃嵩山之陽不知其爲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碑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誥

右日本國誥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於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誥錄於通譜之末然不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金石錄卷第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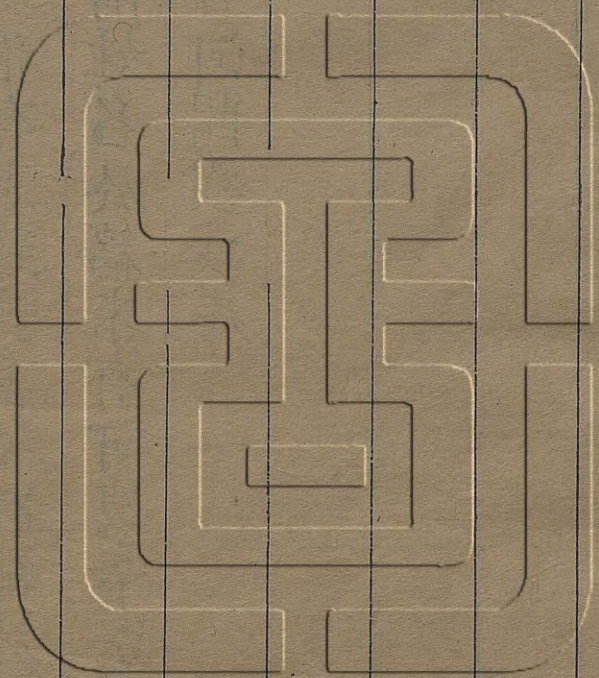
金石錄後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做歐陽公集古錄  
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十卷  
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  
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  
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  
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  
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  
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讐校之  
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

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天陶弘景亟稱之以爲知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邵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佻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所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亦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

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父之藏旣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跂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鍾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阮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傅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

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  
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  
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  
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  
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  
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邪留  
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  
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  
事鉛槧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  
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

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  
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  
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  
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  
而志不屈收書旣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櫛簿甲乙置書  
冊如要講讀卽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  
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慘  
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  
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  
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

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  
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  
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  
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  
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  
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  
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  
海連艦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  
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  
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

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  
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  
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  
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  
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  
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  
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  
奔馳冒大暑感疾臣行在病疴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  
但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疴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  
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黃芩藥瘡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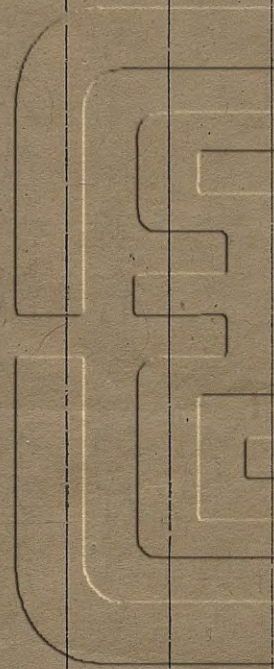
癩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  
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屨之意葬畢  
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  
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  
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  
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  
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  
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  
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  
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

上江旣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迂任勅局刪定官遂  
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刻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  
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  
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  
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  
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  
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  
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  
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刻後官軍收叛卒取  
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歸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

金石錄 後序 四  
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

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

趙德父所著金石錄鈔板於龍舒郡齋久矣尚多  
脫誤茲幸假守獲觀其所親鈔於邦人張懷祖知  
縣既得郡文學山陰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  
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  
安之志云開禧改元上巳日浚儀趙不譟師厚父



金石錄余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壬辰冬始遇此善本於  
京師如獲寶玉然鈔畢略觀一度其於集古錄正誤最  
多誠亦精審也已雖然自昔著書家几塵風葉之喻前  
後彼此蓋恒有之不足怪也吾安得歐陽棐集古錄目  
洪丞相漢隸釋等書悉集於此而又有閒暇工夫稍盡  
心焉亦平生之一適也漫筆之以俟

成化九年二月朔早吳郡葉仲盛甫志

此本真從葉書鈔錄者其脫誤至少丙戌冬日又得  
陸勅先以錢罄室手鈔本校勘者粗校後二十卷一  
過亦以意改正數字庶乎爲善本矣

何焯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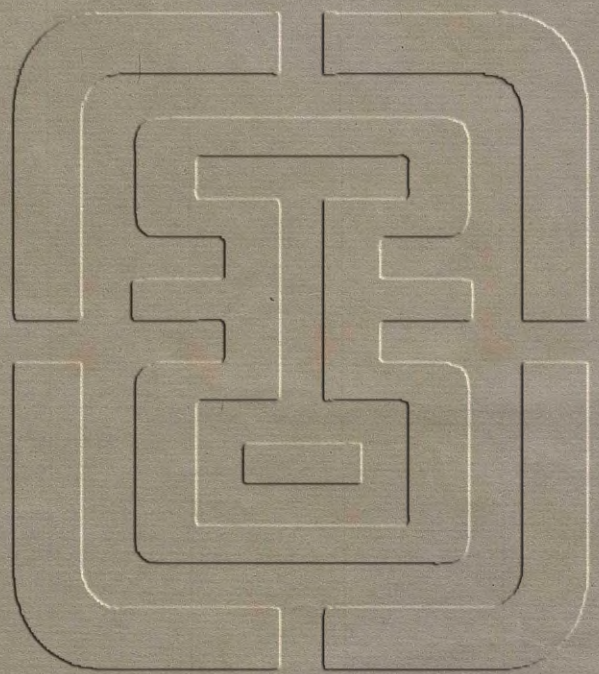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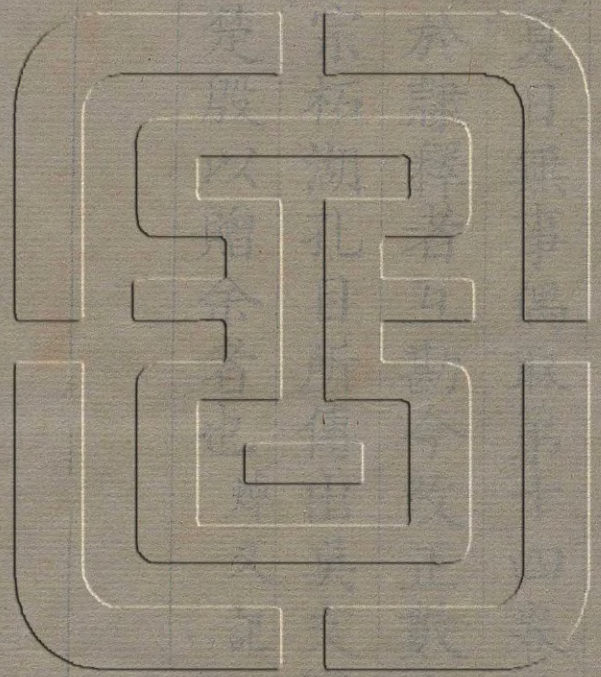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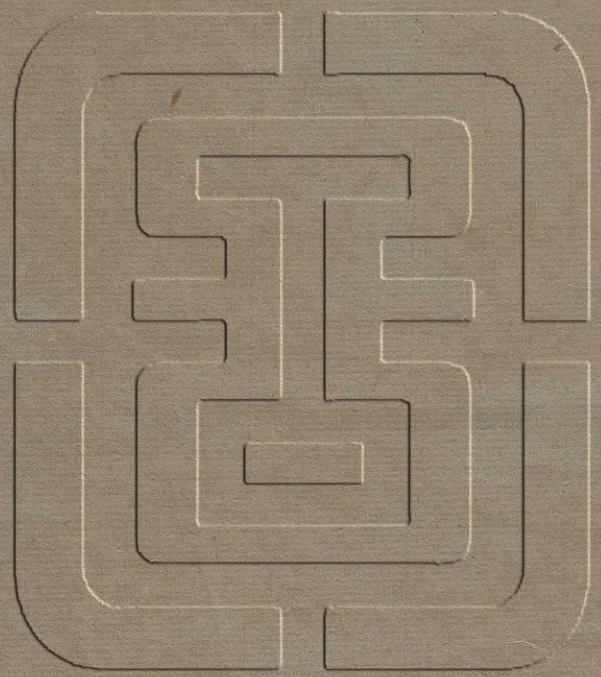
康熙乙丑葉文莊公元本亦歸余家余之貧儉雖過  
於德夫少時獨此書庶無遺憾云

重陽後三日焯又記

庚寅夏日無事偶取第十四卷至二十卷前三碑其  
說載於隸釋者互勘今改正數十字隸釋乃盛仲友  
從吾宗柘湖孔目所傳出吳文定公家亦為善書常  
熟錢楚殷以贈余者也

焯又記





康熙乙丑...

於德夫少...

庚寅...

說我於...

從吾...

熟錢是...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blue-lined border on the right page.

